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往
事
记

漫
谈

91

往事錄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合肥

EA68/17

往事漫录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安徽省地图印刷厂印制

*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67千字

印数：1—4000册

ISBN7—5034—0246—6/K·182

定价：3.98元

目 录

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战	张文心	(1)
活跃在抗日前线的广西学生军	李海	(4)
抗战胜利后李品仙与CC系的斗争	刘序功	(21)
芜湖《复兴日报》的一段回忆	姚友林	(34)
七十一师大别山剿匪记	时生 陈先达	(40)
在跟随陈毅同志的日子里	李清泉	(58)
毕生坚持革命三大政策的张治中将军	余湛邦	(68)
缅怀杨虎城将军	张维汉	(86)
杨振宁家世述略	刘秉钧	(91)
怀念张世杰同志	朱农	(99)
在戴安澜将军身边	戴扶青	(106)
回忆龚意农同志	李德亭	(110)
我的父亲徐希贤将军	徐斌隆 徐继隆 徐德隆	(115)
忆景素同志	王亮贞	(122)
回忆李相符同志	史维岫	(135)
新桂系核心人物韦永成	廖富荪	(138)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片断经历	胡开明	(146)
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	李霁野	(156)
我的自述	闻家冀	(161)
军旅生活及国民党特务武装	吴舜法	(169)

“文忠之续”徐广缙	徐唐龄	(177)
韦素园生平	韦顺	(183)
文学家李霁野	宁宗一 崔胜洪	(197)
诗人和翻译家韦丛芜	韦德培	(213)
在鲁迅先生扶持下成长的台静农	李正西	(224)
李何林传略	聂皖辉	(230)
辛亥女杰杨紫霞	戴兴华	(244)
赵子余先生传略	马子魁	(254)
单粹民传略	单大德 单大勇	(260)
爱国民主人士陈次权	张新国	(264)
吴天植先生事略	叶道理	(270)
抗战初期肥东六家畈冤案	肥东县政协文史办	(272)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安庆的搜刮	倪斌	(285)
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四次“围剿”	郭煜中	(298)
订正(一则)		(321)
勘误表		(323)

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战

张文心^①

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挑衅，向我进攻。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张治中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他看到十九路军在沪孤军作战，势难持久，应该予以增援。2月初，蒋由洛阳乘火车来到浦口，张治中前往迎接，遂乘机向他建议道：“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稍加考虑后，认为这个建议提得很好，当场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抽调散驻京沪、沪杭两线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率领赴沪参战。

第五军于2月16日开抵南翔，奉总指挥蒋光鼐的命令，接替十九路军一部分防务。当即命令八十七师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之线；命令八十八师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命令军校教导总队第二营担任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警戒。

庙行战斗

2月20日，敌军企图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我后方。利用空军和炮兵向我吴淞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掩护其步兵向我猛扑。我军则坚守战壕，沉着应战，用步枪、手榴弹，

^①本文作者是张治中将军的弟弟，时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附兼第二营营长。

并凭高昂士气展开白刃血战，冲锋肉搏，杀声震天！如此往复争夺达两昼夜，我军阵地屹立未动。而日寇终因伤亡惨重，不支而退。

2月22日，日寇野心不死，又复倾巢来犯，继续攻我庙行镇以南阵地。我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第三营阵地被敌突破，营长陈振新阵亡，形势危急。军长张治中乃亲率教导总队（缺一营）赶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并令八十七师孙旅向庙行增援；命守蕴藻浜北岸之宋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军侧背；命俞济时师长率部对敌军突破地区奋力反攻；十九路军亦派张炎副师长率两个团由竹园殿出击，为我增援。至此，敌被我三面夹击，仓皇溃退，仅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负隅顽抗，血战到晚上八时半，被我包围，完全解决。

以上庙行之战，敌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伤亡甚大，损失惨重。庙行至江湾间，敌军遗尸遍野，死伤枕藉。我军经过连日血战，亦颇有伤亡。除上述陈振新营长外，牺牲连长、连附、排长等军官共十余人，负伤的军官则更多，不下七、八十人。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均受重伤；士兵伤亡达一千多名。

狮子林炮台战斗

狮子林炮台原由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防守。第五军接防后，仅由教导总队总队附兼第二营营长张文心（即笔者）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防守炮台；以一个连担任沿江约四、五十里的流动巡查哨；另以一连防守浏河一带，对敌警戒。

2月29日拂晓，敌机十余架对我狮子林炮台轮番轰炸，毁我阵地多处。敌机欺我无防空设备，低飞离地面仅百米左右，机上人员灼灼可见。我守台官兵沉着应战，对空射击，当即被我步兵击中一架，顿时喷冒浓烟坠毁。经此一击，敌机再也不敢低飞了。

2月30日下午3时，敌机十余架又来轰炸我炮台阵地，并以机枪扫射，同时，两艘敌舰拖带驳船30余只，借飞机掩护强行登陆。守备在战壕内的我方官兵，待敌船靠近岸边时，用步枪和机枪密集扫射，迎头痛击！少数纷纷上岸之敌，被我军用手榴弹或刺刀拼搏，予以消灭！如此血战半日，敌因伤亡众多，败下阵去。经过两日来的战斗，我军英勇抗击，打退了敌军的进犯，但我驻守炮台的一个加强连也死伤四、五十人；同时，狮子林全部炮位被毁，失去了防战作用。

浏河战斗

日寇强攻狮子林炮台失败后，于3月1日拂晓向我浏河方面活动。敌军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杨林口、七丫口登岸，并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个连拼死搏斗，多方堵截，伤亡殆尽。下午3时，第五军军部派宋旅五二一团刘安祺团长率领一个营到达浏河增援。4时，敌大部向浏河阵地左翼绕攻，彼时阵地右翼之教导总队一个连已伤亡殆尽，故与敌苦斗的刘团第一营乃处于前、左、右三面被围的紧迫境地，死伤巨大。但全营官兵仍然坚持战斗，并数度发起冲锋与敌肉搏，终以敌方火力过猛，众寡悬殊而不能得手。

在浏河战斗中，我军先是教导总队第二营，后为刘团第一营，始终以一个营的兵力抗拒敌军数倍之众，都是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自晨至夜，与敌军相持于浏河镇、茜泾营之间，使敌军未能获得尺寸的进展。

一日深夜，由于我淞沪全线作战略上的转移，教导总队第二营和刘团第一营遂奉令撤至太仓之线，继续抗击敌人。直至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为止。

活跃在抗日前线的广西学生军

李 海^①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当时的广西，在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纷纷离开课堂，穿上军装，走土保家卫国的战场。

抗战开始后，蒋、桂由不和而达成团结对敌的妥协。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组成第十一和二十一两个集团军，北上抗日。当时桂系当局，根据广西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愿望和战地服务工作的需要，决定组建一支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8月，五路军总司令部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四个地区招收18至25岁的男女大、中学生组成广西学生军。广告张贴之后，报名者十分踊跃，经过笔试、口试和体检，共录取男女学生近300人，组成了学生军。

一、投笔从戎

我原在广州上学，差一年即高中毕业，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和家庭经济状况，本来想读完高中后，再升大学和出国留学。但是战争打破了我的升学美梦，爱国激情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当时，广州遭受敌机轰炸，学校纷纷搬迁或被迫停办，我和同学们自动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前方将上浴血抗战，广州这个大都市

^①本文作者现任合肥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合肥市民协副主席。

却有许多人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实在令人气愤。当时听说广西抗日救亡气氛较浓，我就毅然转学到广西大学附中，随即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与同班同学陈允可、梁秀群、陈维廉、陈树民（女）、李慧、陈邕麟等经常在一起集体阅读战地通讯，讨论抗日救亡问题。经过几天的酝酿，最后一致决定投笔从戎，报考广西学生军。除陈邕麟因故留校外，我们6人全被录取，大家兴高采烈地踏上了抗日征程。

二、短期集训

10月开始，从桂林、南宁、柳州、梧州四个考区招收的学生，全部集中到桂林南郊的李家村原军校旧址，进行历时两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学员300人编为一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男女生各编为一个中队。中队设若干班，每班12至15人。大队长蒋元，大副附黄之纲，指导员苏锦元。他们三人都是少校军衔。男生队中队长卿国柱上尉，中队附何海东中尉。女生队中队长没有到职，中队附是钟少熙、朱澄霞、裴曼娜三个女同志，都是中尉。此外，还有中校艺术教官万籁天（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校音乐教官刘延年，上尉军医黄怀愚和军需、司药各一人。

通过短期的军事训练，同学们一般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军事动作和简单的作战要领，提高了组织纪律观念。广西绥靖公署曾派几位处长给我们上军事课，并讲授战地宣传工作；艺术教官将几十个男女同学组成演剧队，排练宣传武装抗日的小歌剧《伟大的园丁》，指导员组织部分同学学习写大字标语和出版墙报；音乐教官教我们唱抗战歌曲和他自己创作的几段抗战京剧，军医组织女同学学习战地急救常识。

当时，云集在桂林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很支持和重视学生军这个抗日组织。12月9日下午，邹韬奋、金仲华、钱俊瑞、张仲实、陈天柱、沈兹九、杨秀英、沈绿漪等先生来看望我们，并由

邹韬奋先生作了题为《军民合一》的演讲，钱俊瑞、沈兹九先生也讲了话。最后还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他们高度赞扬我们的爱国行动，寄予厚望，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和鼓舞。

三、誓师出征

12月12日，在桂林召开了有几万人参加的庄严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当晚还举行了欢送宴会。这时，桂系首脑李宗仁已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就任大本营副参谋总长，他们都已离开广西。在广西的党政军负责人如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五路军参谋长夏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同仇以及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等都出席了大会和宴会。郭德洁还向三位女性队员赠送了鲜花。14日晨，我们背上行装，高唱《广西学生军军歌》，斗志昂扬地出发了。那天，桂林全城市民夹道相送，夏威、黄旭初、黄同仇、郭德洁和其他党政军负责人也站在欢送队伍前列。鞭炮声、掌声震耳欲聋，盛况空前。广西民众都为八桂子弟踊跃参军、英勇奔向抗日前方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出发之前，曾以广西学生军名义发表了宣言——《告全国同学书》，号召全国广大爱国青年学生行动起来，为祖国争生存，为世界争和平而奋斗。我们300名中华儿女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我们穿起了军装，离开了课堂，告别了家乡，走上自卫的战场。”“决心跟日本帝国主义，跟汉奸卖国贼，决一死战！”正如《广西学生军军歌》歌词中所说的：“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勇敢、坚强，誓死战胜我们的敌人。我们为祖国争独立，为民族争生存，为世界求和平。在伟大的时代里，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是铁打的一群，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

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报道和刊登了广西学生军的宣言和北上抗日的消息。广西学生军的革命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四、武汉聆教

从桂林徒步行至全州，沿途受到当地民众和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由全州乘汽车到衡阳，曾工作几天，受到当地青年、妇女的慰问并向我们献旗。从衡阳改乘火车，于1938年1月初抵达武汉，驻扎蛇山山顶公园。男同学住抱冰堂，女同学住在附近一栋庙里。

武汉，当时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机关都已撤退到这里，各方面的人士很多。我们稍事休息后，就与当地爱国学生联合起来，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与武汉的一些救亡团体联合举行了几场演出。我们这些身穿草绿色军装、腰系皮带、佩带红色胸章的男女学生军，在大街上走过，群众总是特别感到好奇，无不投以赞赏的目光。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到澡堂洗澡，一位商人打扮的同胞，坚持要替我们付澡费。我们到店里买东西，营业员也都特别热情接待。当时武汉各报以及国内一些报刊，对我们学生军的活动作了大量报道。一些外国友人也表示赞佩。我和陈允可同学喜欢摄影，自备有照相机，被中国外交学会聘为战地特约记者。我们沿途所拍的照片，曾经发表在抗战画报上。

蒋、桂过去长期磨擦，使广西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反蒋情绪。抗战开始后，虽然蒋、桂合作御侮了，但广西青年对蒋介石及其亲信嫡系仍然存在着疑惧。学生军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国民党军委会总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以蒋委员长代表的身份，前来给我们训话，他的傲慢态度和讲话内容，引起了同学们很大的反感。相反地，大家对共产党人及民主进步人士却怀有好感。当时，白崇禧就住在武昌蛇山脚下，我们推派了傅善甫等几位同学为代表，去见白崇禧，表示了同学们对贺衷寒讲话的不满，并建议邀请在武汉的名流学者向同学们演讲，以增长知识。白满口答应，随即

吩咐秘书程思远、谢和庚（中共地下党员）安排邀请名单和日程。

一天清晨7时许，我们刚吃过早饭，一位身穿黑呢中山装，浓眉秀目，神采奕奕的老人，从山下徒步上来。同学们很快就认出是周恩来副部长；大家都自发地迎上去，将他团团围住，好多同学纷纷掏出笔记本请他签名。正在这时，程思远走过来，他对周副部长说：“正要派车去接，不料你早来了，实在抱歉！”同学们看见周恩来同志不带警卫和随从，既为他的安全担心，又为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周恩来同志站在抱冰堂的台阶上，给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形势，以令人信服的丰富资料说明，当前敌人虽然一时猖狂，但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强调全国军民一定要紧密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鼓励我们到抗日前线去，做好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配合部队作战。他的讲话，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随后，周恩来同志又偕同邓颖超同志到我们的驻地看望我们，还伸手摸摸我们垫着稻草的睡铺，问我们冷不冷？生活习惯不习惯？嘱咐我们要注意身体。同学们都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

冯玉祥将军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也住在武汉。他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盒果脯，盒面上还写着“赠给广西来的民族革命青年 冯玉祥”。当时还有白崇禧和国民党的有关负责人康泽等也来给我们讲了话。记得白崇禧先后作过两次讲话，第一次讲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第二次讲民族出路与青年出路。他还说：“听说学生军中有人想到延安去。去倒是好，就怕西安过不去，如有人真要去的话，我可以帮助想办法送过去。”同学们当然听得出他的弦外之音，无非是欺骗加恐吓。

在武汉期间，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当时，全国救亡总会和武汉分会决定举行“保卫大武汉”示威游行。他们对学生军推崇备至，决定让我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记得游行那

天，武汉组织了工、农、商、学、兵各界约10万人，声势浩大，盛况空前。我们学生军组织了80名体格健壮的男女同学，身缠子弹带，肩挎驳壳枪，作为领队。邹韬奋、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杜重远、金仲华、张志让、钱俊瑞、王立明、田汉等人也参加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这次示威游行活动，极大地振奋了武汉三镇群众的抗战热情。

在武汉驻扎40多天，主要是进行政治时事学习，除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外，我们还同样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聆听了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叶剑英、邓颖超、张爱萍、王明、博古、聂鹤亭等人的军事政治报告，以及著名民主进步人士郭沫若、沈钧儒、史良、刘清扬、邓初民、马哲民等人的演说。他们这些报告和演说，在我们学生军同学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学生军中原有中共地下党员11人，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接上了组织关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学生军中的影响和作用。在党员同学的带领下，我们都贪婪地阅读毛泽东同志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的政治觉悟都普遍地提高了。

在我们离开武汉的前几天，大队长蒋元、艺术教官万籁天、音乐教官刘延年、女队队附裴曼娜等人离队，大队长职务便由大队附黄之纲代理。

五、活跃在豫、鄂、皖抗日前线

1938年2月，我们由武汉出发到第五战区豫、鄂、皖前线。从汉口乘火车到信阳后，徒步行军到罗山。这里离前线较近，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向南方逃难。我们在罗山住了两天，逐户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并劝说他们不要盲目逃难。有些人被我们这些男女学生远离家乡、不怕苦不怕死的抗日救国精神所感动，就暂时安定下来，甚至有人自愿参加战地服务

工作。

由罗山继续向前方进发，到达潢川。潢川是豫南专员公署所在地。李宗仁在这里设立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招收五战区所属各省知识青年以及由于大、中、小学停办而无工作的大批教职员共约5000人。全团分设五个大队和一个女生大队。李宗仁兼任团长。我们学生军来到潢川后，西大同学除叶肇有、陈树豫、李锡黄三人外，全部被调到该团去担任中队指导员。我们在潢川工作了一周多，又继续进发。

这时，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在徐州。桂系第十一集团军驻在六安，总司令是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在合肥，总司令是廖耀湘。学生军大队由潢川经商城、霍邱，于1938年3月初抵达六安。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由李宗仁兼任，安徽省会已由安庆迁到六安。省政府民政厅长兼代主席职务的张义纯接见了我们，并讲了话。我们稍事休整就又开展活动。

抗战初期的安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这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国民党左派朱蕴山、常藩侯、光明甫及共产党人周新民、狄超白、张劲夫、陈国栋等人都在该会担任领导工作。该会对广西学生军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省动员委员会曾派出工作团和学生军联合起来，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分区进行讲演、歌咏活动，还分区进行了家庭访问。我们还和六安救亡团体联合会举办募捐公演大会，演出当时流行的抗日话剧《打鬼子去》、《死亡线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深受群众欢迎。演出的收入全部用来慰问前线伤病员。

此时日军已占领淮河北岸，广西部队三十一军驻守淮河南岸田家庵一带。敌我隔河对峙，双方经常进行枪战和炮战。我们由六安乘小民船，经正阳关去田家庵，对抗日前线的战士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白天我们分成小组深入到战壕去慰问士兵，代他们写家信，教他们唱抗日歌曲，晚上演出短小精悍的抗日话剧。演

出的舞台，临时以学生的课桌拼凑而成；照明的汽灯，用几层黑布围住，只让灯光照亮舞台，以防对岸的日军发现。

一天拂晓，我和陈允可冒险到淮河前沿阵地拍摄了一些珍贵的战斗镜头。回来时刚走出掩体，就被日军发现，向我们开炮，我们立即卧倒；待敌人炮弹落地爆炸后，又迅速爬起来猛跑。就这样被敌人开炮追赶了里把路才得以脱险，返回驻地。虽然十分危险，但终于完成了难得的战地拍摄任务。

六、重新编队以后

学生军大队在田家庵前线活动了三天后，改乘轻便火车到达合肥。此时，第十一集团军已移驻英山，二十一集团军已移驻寿县。随着战局的发展，统帅部决定第十一集团军随五战区长官部逐步南撤；第二十一集团军留敌后坚持战斗。这年4月，李宗仁命令学生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配属第二十一集团军，一部分配属第十一集团军。通过学生军里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和争取，上级同意采取自愿签名的方式重新编成两个中队。共产党员及部分进步青年共10多人志愿留在敌后坚持战斗，编为第二中队。我当时参加了第二中队。二中队由队长钟少熙、队附朱澄霞、何海东率领，于4月27日经六安过正阳关到第二十一集团军军部驻地寿县。其余同学编为第一中队，由大队长黄之纲、指导员苏锦元及中队长卿国柱率领，开往英山，配属第十一集团军。

这里先记叙学生军第一中队的情况。

随着战局的发展，第十一集团军总部由英山转移至商城、黄梅、广济一带布防，学生军一中队同学随军到这一地区开展活动，先后在立煌（今金寨）、商城、浠水、黄梅、广济等地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曾演出过《秋阳》、《林中口哨》、《淮上英雄》等剧目，向部队和群众宣传抗日。有时还分组下乡，如在立煌曾分成三个小组深入到丁家埠、汤家汇、吴家店等乡镇，发动群众配

合军队抗战，取得了一定效果。

学生军在合肥改编时，除编成两个中队外，还有男女同学20人志愿组成一个小组，由西大同学李锡贡率领，去徐州配属五战区长官部直接领导。他们从六安乘民船沿淮河、颍河北上，到达阜阳后，听说徐州已经沦陷，长官部移到潢川，便又折回潢川，在潢川受到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接见。李对他们讲述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作战经过，勉励学生军要发扬广西青年的爱国传统，努力搞好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小组在潢川工作两个月后，即去商城拨归第一中队。

在这期间，学生军大队长黄之纲、指导员苏锦元、中队长卿国柱先后离队。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改派何魁少校任第一中队队长，何德芳为指导员。此时，学生军大部队已无形中撤销了。

武汉会战开始后，敌人从东、北两面向武汉进攻，1938年10月12日信阳沦陷。学生军一中队随同长官部及第十一集团军转移，在从应城到荆门的途中，遇敌机轰炸，有两名女同学被炸死，全队同学为她俩开了追悼会，大家义愤填膺，宣誓：一定要打退日本侵略者，为牺牲的同学报仇！

这时战区长官部已转移到樊城。一中队同学于12月也到了樊城。他们在樊城休整有一个月的时间，曾演出几场话剧，也经常在街头向群众作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元旦刚过，全队同学就奉命参加“第五战区政工人员短期训练团”受训。该团团长由李宗仁兼任，何德润（贺希明）任教育长。训练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形势和部队政治工作，李宗仁还作过一次讲话。受训两个月结束后，他们出发去随县，分成若干组，深入到守备在老河口的广西部队一八九师各营连去工作，还编印了《前线周刊》油印报，分送随枣、襄樊一带的部队，受到官兵们的欢迎。

随枣战役爆发后，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前线部队节节败退，学生军一中队随部队突围，昼夜急行军向南阳撤退。每天都遭敌机轰炸扫射，他们化整为零，分成三、五人一组行动，历